

我的文学观

在词语的丛林里

马占祥(回族)



马占祥,1974年生于宁夏同心,回族。出版诗集《陌上歌》《西北辞》《云尽处》等6部。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弗罗斯特说,一首诗应始于愉悦终于智慧。对于我能拿出来的诗歌文本,值得信任的又有多少?

我对自己写的东西保持深深警惕。我想,抄写些东西或许会有改变。先前用漫长的时间抄了《庄子》,现在应该抄点短的了,抄完《新乐府序》,接着抄《与元九书》。

在抄完第五次《与元九书》后,我觉得白居易有段话说的其实是我:“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媸,益又自惑。”在创作实践中,我写的短诗居多,有点从形式上杜绝自己“失于繁多”的意思。但,又给自己制造出新的麻烦,即如何在短小精悍的诗文中丰富和开拓诗境?

对现代诗歌功能的考量,也是我一直以来比较纠结的地方。我一直以为,当下诗歌创作依然坚持了“兴观群怨”的功能,依旧在“言志”与“缘情”的疆域内生发。但是,仔细琢磨下,我发现现代诗多陷于叙事的洪流中,抒情的功能大为萎缩。或许,这是现代诗建设过程中自身的需求和成长的结果。

多年的阅读经验和创作实践告诉我,必须要坚守三个底线:思想、语言和精神气象。这是我自以为切实可信的标准。每次动笔写作之前,都要给自己强调一遍,诗歌的底线是要守住的,否则你写的是汉字而已。

多少次,我在词语的丛林里行走——那些词语都有属于自己的叶片和花朵。在我试图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抵达现代诗的路径时,我会因为这些词语不同的美妙而变得难以抉择。毕竟,你得用这些词语建筑自己的诗歌,为此你得具备甄选的能力,你会割舍。

另外,现代诗必须为我们呈现鲜活生动且丰盈饱满的当下。汉语语境下的诗歌是无法消亡的,汉语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不断地衍生出诗意。我们的诗歌传统始终没有消解和断裂,“如何写”只是形式和语言的变化。现代语境下,一首诗如果具备了不朽的品质,那么它所呈现的,一定会是从当下真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由个体到普遍的真实情感、思想内核与精神气象。

作为一个在词语的丛林里寻找诗意的人,我更喜欢诗歌中那些轻盈的东西,像露珠映射清晨的光芒,细微而美好。这些与我所处的环境恰好形成对照:宁夏,或曰西北的广袤与粗犷,适合宏大叙事的体征,适合用气贯长虹的词语去修饰与关怀。而我,选择了小,选择了轻盈与温柔。即使是粗犷的部分,也是微小的粗犷;即使怀有强烈的情感,也是及草草从间闪烁的一星嫩黄的花朵;即使是西北独有的神性与隐秘,也如一粒粒沙砾,普通而随意。这是我为之痴迷的,也是我为之不能自拔的。

尽管在生活中,纷纷扰扰让我不能完全沉下心来投入创作,但我依然保持了对诗歌的热爱;尽管我对自己的创作有所不满,但我依然愿意为此砥砺前行。

偌大的汉语词库,词语的丛林为我们描绘斑斓锦绣的世界。穿行其中,我就是个充满喜悦的人,一个坚定富足的人。



拓展故乡和个人经验的版图

陈刚(土家族)



陈刚,1974年生于湖北五峰,土家族。作品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民族文学》《北京文学》《长江文艺》《芳草》等刊。有作品被《长篇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长江文艺》《好小说》等选载。曾获2022年度“人民文学奖”、第十届“湖北屈原文艺奖”等



在多年的写作实践中,我的文学版图逐渐明朗,自然形成了两个创作空间:一是乡村题材,二是工业题材。乡村题材创作主要以个人的成长见闻为线索,从而展开对乡村的怀旧与迷恋,呈现出我所理解的乡村世界;工业题材则是以我的企业职场经历为锚点,以旁观者的视角,在时代发展和企业变化的流年碎影里,探寻人性的幽微明灭。这里面包含了经验、激情和爱。

我在那个叫大龙坪的鄂西山村生活了16年。我早期的散文作品流淌着许多童年的记忆影像,这是我心中一幅隐秘的地图。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创作就隐藏在这个叫大龙坪的村落里。乡村民间艺术是散落在我童年时光里唯美的梦,也激发我爱上文学。记得我在还不识字的时候,就着迷于家乡的花鼓子戏、锣鼓、四言八句,甚至连支客师(打理事物的主事人)和督官(张罗白事的主事人)的腔调对我来说都有难以抵御的吸引力。别的小孩赶路参加红白喜事,只是想去吃一顿美食。而我,却是想去感受整个场面,且永远怀揣一股火焰般明亮的喜悦。在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里,有个人物叫杨摩西,小时候叫杨百顺,特别迷恋会喊丧的罗长礼。他因为跑到王家庄去听罗长礼喊丧,弄丢了一只羊,挨了他爹的一顿毒打,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童年的我就像杨百顺,那么喜欢敲锣打鼓,那么喜欢滚红生

的热闹。现在想来,乡村艺术总是有着神秘的感染力。如丧鼓,密集的鼓点开场后,和着唱词的舞者,便齐齐如群鹤亮翅,然后是昂扬于词尽之处的高腔,无不摄人魂魄。乡土人生的悲欢离合,纷繁世事的爱与痛,都远在天边,近在咫尺。猛然间,好像全涌在时空的缺口处低吟浅唱,神奇到令人难以忘怀。

离开故乡后,我把它供养在心里。我每一次写作都是对故乡的一场深情回望,在回望里,故乡的事物被文字发现,桩桩往事跃然纸上。在我对童年记忆进行耐心擦拭后,回忆也透出了故乡的光泽。刘亮程在小说《捎话》里说:“在人和万物共存的声音世界里,风声,驴叫,人语,炊烟,鸡鸣狗吠,都向远方传递着话语。”我的创作构成了相反的形式,就像远方的游子在给故乡捎话。

散文是非虚构创作,长期对记忆的剪辑式抒写,也有叙述的消耗和局限。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和体验是有限的,总有写完的时候,要想一直写下去,就得拓展故乡和个人经验的版图。于是,我开始进行小说创作。小说,一度只是我散文创作之外的调剂。后来,我发现小说是更有趣味的艺术表达形式,可以让有意思的事情变得有意义。小说不是现实的索引,但能观照现实。小说是另一个世界,这世界里有一潭秋水,能映照出现实世界的山重水复。小说的最有趣之处,是在逼仄的空间里,能展开广阔的开放

叙事。只要凭借想象,小说就能打开生命的壮阔景观,用无声的文字描绘出一场大热闹。我喜欢热闹。

我的第一篇小说是个中篇,题目叫《没有声音的叫喊》,发表在2002年第8期《芳草》杂志的头条,责编是杜浩洪老师。这篇小说讲述了一桩离奇的矿难,叙述的过程像是把黑暗从明亮里一点一点地剥出。写作时,我突然发现手中的笔酷似利器,就好像手里握了一柄利刃,让我有一种有所欲为的快感,简直无法言说。文字在我的笔下发出声响,它阻止了我对黑暗的恐惧与战栗。后来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只要展开写作,我的眼里就只有文字,我的四周就会陷入一片漆黑,只有内心一片明亮。

进入二十一世纪,社会飞速发展,人们的命运也随之发生转变。这段时期,我所供职的国企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化肥制造企业,我的职场生涯也搭上了呼啸而来的时代快车,从开始的只有几十人的小团队负责人,慢慢成长为管理几千名员工的区域总裁。职位所赋予的责任和使命,让我不得不以更加敬业的姿态,努力地担负这份命运馈赠给我的恩典与重荷。我的人生道路仿佛突然被一道光照亮了,过去的生活渐渐远离,新的生活又在打开我。

科塔萨尔说,生活中没有比偶然的遇合更必然的东西。如果小说也有命定因素,那也是许多偶然叠加而成的必然。辘

笔近十年后,我突然萌生了用文字打捞流年碎影的冲动。因为白天有许多公务要处理,写作只能在夜晚进行,所以我每天盼着夜晚早点到来。仿佛只有在夜晚,我才能更接近灵魂的孤独。但我坚信,这种孤独不是寂寞,而是在宁静的文字里去安顿另一场尘世的喧嚣。2018年2月,我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卧槽马》被《中国作家》头条刊发,后被《长篇小说选刊》选载,获得了湖北省第十届“屈原文艺奖”,并参评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此后,我开始尝试用文学的视野去梳理这段职场经历和人生体验,也取得了一些成果。近四年时间,我相继创作和发表了《卖声音的故事》《寒鸦归林》《失踪者》《血豆腐》《逆向》《白秋练》《如果可以重头再来》等7部中篇小说,都是工业题材小说。

又想起契诃夫的《带小狗的女人》,那是一个关于爱情和自我生命觉醒的故事。两人在情爱之前,码头上风很大,尘土飞扬。情爱的过程中,小旅馆的房间里那么闷热,弥漫着一股日本香水味儿。情爱之后,古罗夫给自己切了一块西瓜,慢慢地吃起来,在沉默中发呆。故事的结尾说:“离着结束还很远很远,那最复杂、最艰难的道路现在才刚刚开始。”小说在这里结束了。这是一个没有结局的结局,却是一个有着绝妙艺术效果的结局。所以,我想到了一句话,“半杯流年半浮生”,一半一半,刚刚好。

以文字建造出一面石头砌的墙

沙冒智化(藏族)



想到一个词,等了很长时间之后,那个词又会变得庸常。所以我喜欢做一些文字的实验,无论成功或者失败,我愿意继续做下去。

当下,不少作家沉溺于“大师主义”的写作模式之中。可在这些人当中,真正能被称为“大师”的作家却少之又少。基于此,每一位写作者都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内心,想想自己是否能像往昔那些真正的大师一样,去认真地生活、学习、思考,以自己的文字为众生祈福?

真正的大师,既有智慧的思想,也有文学的才华。他们对人类怀着悲悯与敬畏之情,并且在追求智慧与文化创作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贡献。他们在传承前人智慧的基础上实现了创新性的变革,在人类终极的问题上,为我们带来了乐观主义精神。我也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我必须除掉自身的妄想。同时,我也要向过去的大师致以敬意和感恩。

2019年开始,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即

用人名做标题,写一个组诗。思来想去,干脆沉下心来花费一段时间写一本诗集。接着就遇到了一个麻烦,那就是用什么方式去写?思考过后,没有答案。我只好暂时放弃了这个计划。其间,我读了次仁罗布老师的一篇小说,叫《梅朵》,读完这篇小说,我诗中的那些名字就出现了。

我从一张老照片里看到了一位优美而知性的女士,她叫次且玉珍。她不是历史上的什么大人物,但她身上发生过许多故事,她在这些屈辱的经历中保持了一种尊严,我以此为切入点开始了我的写作,最终写出一首诗。这首诗录入了我的诗集《活在家里的名字》中。

写完这一首诗之后,我就开始搜集了很多像她一样的人物,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当这些人的名字全部聚集在一起,我感到这些名字的力量足够让这一本诗集变得像个村庄,一座站起身的村庄。在一个全新的概念中,这些名字变成了一个个的希望。

世界由人民大众所创造,而普通人活着的目的在于拥有共同意义上的幸福。我关注每一个普通人——那些消逝的,或者正在生活着的人们在当下处于怎样的状态?我思考,我书写,最终以文字建造出一面石头砌的墙。我无法让石墙变成宫殿,但这些有形的、不起眼的石头,每一块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它们组合在一起,变得坚不可摧。因为每一块石头里,都住着一个坚韧的灵魂。

一碗热茶,一顿早饭,一天的生活,都在他们身上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但在文字里,在诗歌中,他们获得了尊严与希望。我自己觉得,诗歌是我的另一幅身躯,我以诗歌的名义把他们带到纸上,带到了永恒的身体里。

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更是他们的嘴巴、眼睛和耳朵,帮他们说话,帮他们看见与倾听这个世界。我的每一首诗里,都有他们。愿消逝的重回人间,愿活着的永远幸福!扎西德勒!

Advertisement for 'People's Literature' magazine, listing various literary works and authors.

Advertisement for 'Sichuan Literature' magazine, listing various literary works and authors.

Advertisement for 'Changjiang Literature' magazine, listing various literary works and authors.

Advertisement for 'Changjiang Literature' magazine, listing various literary works and authors.